

書生報國 專史記載

《我留美學人國是建言之回憶》

■李本京

國力虛弱 任人魚肉

尼克森（Richard M. Nixon, 1913~1994）於1967年在《外交季刊》上所發表的〈Asia After Vietnam（越戰後之亞洲）〉，就清清楚楚地表示日後美應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是以當他在1969年就任總統職務後，就積極策劃建交大事。第一件就是在1971年放手讓北京進了聯合國。第二步就是展開「走向中國」政策。

尼克森首席外交策士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 1924~）偷偷摸摸地在1971年1月8日夜暗中到了北京，至此，台北才瞭解到事態嚴重。不過，在一連串對臺不利行動中，這只是一碟小菜，真正的致命打擊是1972年2月28日北京與華府簽訂之「上海公報」。到此，台北方面就知道美國已定案棄我而去。不過，再也未想到卡特做事如此之絕，他在1978年12月15日宣佈與北京建交前七小時才正式通知蔣經國總統，國人心都碎了。臺灣人多患有健忘症，沒有多久，眾人俱感「安啦」，誰知1982年之「八一七公報」再予國人一記重拳，因為再怎麼往壞處想，也不可能想到我們忠實的老友，雷根（Ronald W. Reagan, 1911~2004）會與北京簽訂了這麼一個條約。國力虛弱，任人魚肉，夫復何言。

茲此一連串事件之時，海內外親台人士均感悲憤莫名，也就在這一特別的時期，1972年台北邀請了海外學人返台參加「第一屆國家建設會議」，由經國先生親自主持，很受到政府各單位重視。而魏景蒙所擔綱召集之會議也由此產生。其不同之處，在於一為公開，一為閉門會議。

當時魏擔任中央社社長，雖然後來魏未再擔任斯職，然而中央社仍是主辦單位，於是自1974至1982年間就有了這一系列之學人會議。對於應邀參與會議眾人而言，可以說，這是難得之機會可以向政府盡情直言，對國是問題做詳實之探討。這一頁不能也不應忘懷之記憶，是吾輩參加者之最珍貴經歷。歷次參加人數達54人，其中包括吳元黎、葉孔嘉、熊玠、丘宏達、劉冀捷、吳文津、張公權、冷紹銓、劉大中、魏鏞、蔣碩傑、顧應昌、周春堤、梅可望、戴鴻超、馮啟人、徐乃力、周遐齡、成中英、邵玉銘、郭定五、朱永德、張德光、陳曾燾、朱葆堦、程航生、董保中、程時敦等，有人僅參加一次，有人則參加多次。

每次會後均由張緒心擔任聯絡人，他細心地將每次會議紀錄整理成文，貫串成一冊，才有了這本書，本書特點是

整理，但作品仍保留了以往筆刷刷出的纖維痕跡，整個畫面的輕盈，色彩的契合，形體在空間中爭逐，面與面撞擊相生，畫面洋溢著奮發自由的和諧精神。

在他成為藝術家的過程中，不能否定巴黎的影響，隨著他的人格逐漸確定下來，他也逐漸重新發現了中國，他近幾年的畫作，正呈現了與生俱來的中國本質，似非而是地，都是因為巴黎，他才會回到根深和本源。

從1950年代起，趙氏的作品被西方發現其中所蘊藏的程式中甦醒，獲得了新生命，這一點給予世界畫壇應有的影響，西方不但承認他是中國的，而且承認他是世界的，這幾乎是第一次。事實上，誠如程抱一〈論趙無極〉中所云：「由於趙無極的作品，例如完結了一種悠久的期待，可以說中國繪畫也在這份期待裡守候了一個世紀，一種真正的共生藝術終於首次自我實現了，空前地在中西之間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無論這個說法是否有些過份，但這客觀地代表了歐洲藝術界對趙氏的評價，說明了趙氏數年來在東西方之間的藝海不斷探索的成果，他為中國繪畫的發展開闢了一條新路，而且也在世界畫壇佔領了一片陣地。

結語

好友米修對趙氏的影響至深且鉅，在米修的鼓勵下，趙氏以新的水墨作為創作媒材以迄於今。趙氏認為水墨符合了他創作的內在需要，大筆觸的大塊留白，讓他變得更為自由，墨點灑在宣紙產生詩意的結構，他的繪畫因此得到另一種轉換。

趙無極成名甚早，早在1970年代的已出版數十畫冊，1998和1999年於上海博物館和中國美術館舉辦大型回顧展。他說：「水墨和宣紙給我一種接近寧靜的通透，它們開成出其不意的真正的開闊之路而且特別經濟實惠，用很少的方法，即可讓我得到驚奇的效果。」

凡是成大名的畫家都是下過苦工夫的，趙無極自五歲即開始練書法，對於筆墨極為熟稔，但1948年赴法之後便捨棄了水墨畫，因他不想被辨認出太多中國繪畫的東西，也不希望這方面的優勢使他被貼上中國標籤，可說半受自卑感半受優越感作祟。

直到1971年之後，他深愛的第二位妻子陳美琴生病時，趙無極處於極大的焦慮狀態，此際水墨使他獲得了自在安然。陳美琴過世一年多後，他才重拾畫筆，創作九米巨畫「紀念美琴」，現保存在龐畢度藝術中心。

趙無極最早是在甲骨文字尋求繪畫靈感，後來也從保羅克利畫作中得到靈感，但最後讓他成名的，是大幅山水抽象畫顯現的平遠境界，趙無極的可貴處，在於重現出傳統水墨追求的可居可遊意境。

唐代詩人李商隱寫了不少無題詩，因其所寫對象或為宮女，或為女道士，或為妓女，或為青衣，身份若是公開，可能引發殺身之禍，故而將詩題隱諱。而趙無極的「無題」畫似乎無所禁忌，而讓情感自然的流露，氣勢自然磅礴，成為震古鑠今的佳作。（作者為實踐大學退休副教授）

將歷次會議紀錄做為骨幹，再輔之以標題，將會談分類，以便閱讀者輕鬆地就可對本書做一認識。難得的是編著者並保留當年與中央社來往連絡之書函，讀者當可一窺當年之情景。

座談會回憶實錄

這本書之出版著實不易，讀者或許會好奇為何要將此舊談彙集成冊？再一個問題是如果此書是非賣品，則印刷費用何在？最後一個問題是出版此書千頭萬緒，何人總其成？事實上，要回答此一問題倒是十分簡單，因為這本書之首先提議、出資及總其事者就是張緒心教授。換句話說，沒有緒心之堅持及努力，這本書是不可能問世的。

遠在民國63年，緒心負責召集的第一次座談會在舊金山召開。此會之召集在於時任中央社社長魏景蒙先生懍於國際局勢變動而拜託於加州州立大學（Fresno校區）歷史系任教之緒心負責召集，會後亦由緒心將紀錄仔細抄錄寄予魏社長，再由魏社長轉交政府有關人員以為參考。這一不定期之座談會在魏社長離開中央社後，仍持續進行至民國71年。

與會人員每次座談時均能知無不言，在當時之時空氣氛下，可謂甚是難得。也許這就是為什麼這些會議多在美國舉行之緣故。也就因為此緣由，緒心認為這是一個向世人交待當年我旅美學人以國事為重之過往。於是緒心乃秉此信念，自掏腰包出版了此書。事實上，他還提供郵資以作為郵寄中美二地圖書館之用，其目的就是為了延續青史耳。

歷次會議於美舉行時，魏先生多不

辭辛勞、風塵僕僕地聆聽與會者發言，其謙虛、真實使得每一個參與會議之晚輩感動不已。今魏老仙逝，我等在此書付梓之時，除了表示緬懷之意，也有意讓年青人瞭解與會人士是如何地以國事為重，也看到了緒心宏大之愛國赤誠。

從本書之各次紀錄中，可以看到在這一段時日，所面對險峻外交情勢。每當國際情勢變化後，亦多舉行座談會，其目的在於就此時機舉行會議，以為立即有所建言，以期有所時效。歲月更迭，時至今日，已有數位與會者仙逝。

緒心以數年時間獨自一人將各次會議之紀錄加以整理，並且將每次會議舉行之時代背景及籌措事項等為文謹記，殊屬難得。他的毅力及完美主義想法使得這本會議紀錄終得以書本方式付梓，令人萬份佩服；這也正反映了緒心求知、求真的企圖心。在他台大歷史系畢業後，為了更進一步瞭解宏觀知識，於連續攻讀圖書館碩士外，又讀了兩個新聞碩士後再攻讀博士，是一個標準的讀書人，一個懷有高尚情懷的知識份子。

本書12章，包括了前後共10次「時事座談」的會議記錄。緒心保存之每次召開會議之有關資料，讀者可從這些珍貴史料中看到當時政府為因應世局之變遷而有的省思，今日再讀，當有所感。

緒心對中山先生生平及其思想有極深厚研究，曾出版有關中、英文書籍多冊，允為海內外研究此一課題之權威學者。他也曾以數年時間訪問陳立夫先生，完成立夫先生回憶錄，對研究民國史者有莫大之貢獻。緒心一生恆讀書、教書，而其所著亦對後人播下傳世之種

子。身為老友，對他有著無盡的佩服。

永遠懷念魏三爺

這本紀錄我留美學人自1974年到1982年之間各次座談至今已逾30年。再次捧讀，感慨不已。猶記當年眾成員均以愛國熱忱參與會議，眾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次會議均是努力以為，是書生救國之標準作為。對政府之建言均出自本心，是否為政府採納，則不是重點。也就在這一理念中，眾位出席座談者也才只為耕耘，而不計成果的發出赤誠之建言。

另外須一提的是，許多參與會議的朋友之所以樂於參與座談，悉為對魏

景蒙先生個人之欽敬。魏三爺的淵博知識、風趣言談，均在他的和悅態度中，贏得大家的愛戴。至今每憶及他的一言一語，就好像他在昨天才跟大家道別。我輩參與座談者每相再遇，均一再提到三爺。我們永遠記得他，不會忘懷。這本書是緒心與各位與會者對三爺的思念，願他老人家在百忙的天上，能花一點時間看一看這本書，看到我們對他的思念。

本書於中華民國102年8月出版，出版者為中美文化經濟協會，列為中美文經叢書三。（作者為中美文經協會榮譽理事長）

紐西蘭分會植樹活動

本會紐西蘭分會會長楊慶熙偕同紐西蘭榮光聯誼會副理事長王振民、中華婦女會會長高春梅等僑團會員鄉親，連同紐人義工近80人，6月16日在奧克蘭都德公園舉行植樹活動暨端午節餐會。

是日陣雨不斷，然大家熱情不減，在市府公園處主辦官員Mrs.Mags指導下，手持圓鋤前往植樹區進行生態復育工作，植樹活動歷時約兩小時，總共完成2500棵各種植物的種植。

在傾盆大雨中，大家群擠在臨時搭起的帳篷內，享用應景的端午節肉粽及

酸菜肚片湯，紐人對我們的肉粽及酸菜肚片湯也讚賞有加，讓大家度過了一個特別難忘的週日午後時光。（編輯室）



▲▼親子共同植樹，愛護地球向下紮根。



▲紐西蘭分會會長楊慶熙（右）持分會會旗與榮光聯誼會副理事長王振民合影。